

古風·俠

巫山傳

扶蘭

著

Wu
Shan
Zhuan

霏霏暮雨，靄靄朝云。

劍濤亂水脉，驟雨暗峰惊。

窈窕巫山神女，君子纵马相求。

而她唯愿与爱人携手江湖，风雨共飘摇。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文藝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巫山雨

扶兰

SWu
Shan
Zhua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巫山传/扶兰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399 - 3433 - 4

I. 巫… II. 扶…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0266 号

书 名 巫山传
作 者 扶 兰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选题策划 赵丽娟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赵丽娟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68 × 235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433 - 4
定 价 26.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卷◎溅玉录

- | | | |
|---|----------|----|
| 一 | 传说中的青苗玉 | 三 |
| 二 | 冲冠一怒为红颜 | 八 |
| 三 | 看不见的巨手 | 一三 |
| 四 | 春天的雨花石 | 一八 |
| 五 | 谁是你的那簇火焰 | 二四 |
| 六 | 除却巫山不是云 | 三零 |
| 七 | 人称『凤姑娘』 | 三七 |

第二卷◎沉鱼记

- | | | |
|----|--------------|----|
| 一 | 柳阴下的龙女 | 四一 |
| 二 | 射日弓，穿云箭 | 四五 |
| 三 | 巫山之中，明亮炽热的火焰 | 四九 |
| 四 | 是花是鱼两不知 | 五四 |
| 五 | 万人如海一身藏 | 六零 |
| 六 | 言虽憾之，心实喜之 | 六五 |
| 七 | 朝闻道，夕死可矣 | 六八 |
| 八 | 有舍才有得 | 七一 |
| 九 | 凡有所学，皆成命运 | 七八 |
| 十 | 鄱阳湖的黑暗水底 | 八二 |
| 十一 | 悬崖撒手的大勇气 | 九一 |



目 录

第三卷◎地狱变

楔子

九九

自有一段风流

一零一

美丽传说中的仇恨

一零五

宁可死，不愿老

一一一

小温侯的梁家兄弟

一一四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一一九

他来得真是时候

一二六

要么忘掉，要么得到

一三零

良人如玉

一三三

以不变应万变

一四零

难定输赢的赌局

一四五

恨海原是情天

一五零

第四卷◎蝶恋花

一 是药三分毒

一五九

二 楚阳台的橘叶

一六三

三 善泳者溺于水

一六七

四 一抱定乾坤

一七三

五 一入情障便归于癫狂

一七七

六 绚烂至极必归于寂灭

一八六

七 洁净如青莲的巫女

一九九



第五卷◎春水流

一 鱼龙百变

二 如撞南墙

三 浮躁之象

四 虎向水中生

五 霹雳手段

六 志在必得

七 恼羞成怒

八 无章可循

九 移栽大树

第六卷◎补天裂

楔子

一 入宝山

二 莲花剑

三 弄玄虚

四 圣女祠

五 释武学

二零九

二一一

二一七

二二一

二二六

二二九

二三三

二三八

二四一

二四七

二五一

二五三

二五九

二六二

二六五



目 录

后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记	非尾声	现哀情	战南阳	乾坤定	春风剑	任飘摇	试锋芒	若痴狂	空惆怅	大慈悲
	三一三	三零六	三零二	二九零	二八八	二八五	二八一	二七九	二七六	二七三

第一卷
◎ 贱玉录



一 传说中的青苗王

清明时节，细雨绵绵，驿道上行人寥寥，神武侯府那怒马如龙的一行人极是惹人注目。神武侯起于襄阳温氏一脉，虽然数代以来都供职于开封禁军，但是祖坟、宗祠、亲族都还在襄阳，是以每年清明都会派子弟回乡祭祖扫墓。今年回乡扫墓的，便是神武侯的嫡长子温正阳，朝野之中都称之为“小温侯”，既是对他将来必然承袭爵位的恭维，也是由于他风神如玉、勇不可当，一如三国时人称“温侯”的名将吕布。

暮色苍茫，前方已经可以望见他们预定下榻的驿站，同时也望见了一辆踟蹰缓行的青布篷马车。驾车人听到身后急骤的马蹄声，试图将马车赶到道旁让路，不过那匹马似乎不怎么听使唤，又或许是驾车人的技艺不太熟练，匆忙之间，马失前蹄，跪倒在驿道上，将车里的人摔了出来。

眼看着一人要摔入路旁的乱石丛中，那驾车人飞身抢到前面，接住了从车上摔下的人，自己却被这股大力撞得踉跄着摔倒在石丛中，笠帽掉落在地上，束在帽中的黑发流水般滑落下来，披散在肩头，衬着那一张秀美如春花的面孔，令小温侯一行人一怔之下，都不约而同地勒住了缰绳。侍卫们探询地看着小温侯，这么美丽的姑娘摔倒在乱石丛中，论情论理，他们似乎都应该去帮一把吧？

不过，不待小温侯有所示意，那姑娘已经迅速站了起来，没有去看自己身上的伤势和沾身的污泥，而是扶着车上摔下的年轻男子，急切地问道：“瑶光，你还好吧？有没有摔着哪儿？”

听到她这句问话，看到她脸上那关切神情，几名侍卫的脸上都不由得露出若有所失的遗憾。车上摔下的年轻男子答道：“我没事，姐，你看你的身上都脏了，还有，手肘也磨破了。”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了那年轻男子与姑娘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脸孔。看来他们的确是如假包换的姐弟。小温侯轻轻吁了一口气的同时，也听到了他那几名侍卫的吁气声，不觉微微笑了起来。看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

那姑娘松了一口气，“你没事就好，来，快上车，我们还要赶路。”

年轻男子懒懒地说道：“姐，你想走，那匹马可不想走了。我早告诉你，不要相信那个说得天花乱坠的马贩子，你就是不听，现在可好，我们怎么走？”

那姑娘咬了咬唇，说道：“驿站已经不远，我先背你过去，回头再来收拾

这儿。”

年轻男子立即怪叫起来：“你背我？我当然知道你背得动我，可是我才不要这么多人看着我一个堂堂男子汉要一个姑娘家背着走！太丢脸了！”

小温侯不由皱起了眉。他确定自己非常非常讨厌这个只会埋怨姐姐的家伙，遂示意一名侍卫走过去。

那侍卫走过去的时候，小温侯注意到那姑娘脸上露出的戒备与警惕，这才想到，他的侍卫，都是些彪悍粗犷的关西大汉，说得好听一点是威武，说得难听一点是凶狠，也难怪那姑娘虽然看起来像是练过武的样子，仍然不敢掉以轻心。

那侍卫尽量让自己的大嗓门听起来柔和一点，“我们家主人问姑娘要不要帮忙？”几乎从来没有这样轻声细语地说过话，那侍卫的声音听起来不但不温和，反而有着古怪的阴森。同伴们忍不住爆笑起来。

在阴沉沉的暮色中，驿道上前后一望无人，一群爆笑的带刀大汉，看起来不但古怪而且可怕。即使有小温侯这等无论怎么看都不会是齷齪之辈的人物坐镇，也让那位很显然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的姑娘，警惕之外更添了恐慌，赶紧一弯腰将她弟弟背了起来，咬着牙狠狠地说道：“你别再吵了，我们快点走！”一边说着，一边匆匆离去。

那侍卫一脸无辜地回过头来，“小侯爷，我没有说错什么呀，她怎么像见了鬼一样地跑得飞快？”

同伴的爆笑又起，小温侯也哑然失笑，“我怎么知道？你还是回头自己去问个清楚好了。现在你吓跑了人家，这匹马和这辆车就暂时归你了，想办法弄到驿站去吧！”

一行人呼啸而去，留下那倒霉的侍卫在原地发呆，许久才回过神，大叫起来，“怎么丢下我一个人！好歹也留个帮手吧！”

上灯时分，小温侯一行已经舒舒服服地在驿站中安顿下来。驿丞被小温侯叫过来一起喝酒，大感荣幸，满脸生光。小温侯闲闲地问道：“今晚这儿投宿的人多不多？”

驿丞赔着笑答道：“不多、不多，除了小侯爷和几名路过的官员，没有闲人。”

小温侯转过头来看着他，“哦？”

驿丞见他神色不对，不禁心虚了，吞吞吐吐地答道：“还有一对姐弟前来投宿。按理不应收留闲杂人等，不过……”

侍卫们哄笑道：“老哥不必担心，这也是人之常情嘛！”要狠下心对那样温婉秀丽、处境堪怜的女子说“不”，还真是强人所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

个道理，一干侍卫便是读书不多，也还是懂的。

驿丞满头大汗，还待解释，一声惊雷打断了他们的话，随即又是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方才被留下的那名侍卫，将他的坐骑套上马车，自己肩扛着原来拉车的那匹摔跛了前腿的老马，没好气地赶到驿站来了。这副狼狈样子自然又招来同伴的哄笑。

一片闹哄哄中，小温侯忽然听见细微而痛苦的呻吟声从侧院传来。他挑起眉看着驿丞。驿丞立刻答道：“侧院就是那姐弟二人住的地方。”

小温侯踌躇了一下，说道：“带我去看看。”

侧院房舍狭窄简陋，不过勉强容身而已。西厢中灯光昏黄，人影憧憧，只听见那姑娘焦急的声音，“瑶光，你忍着点，这药还得过一阵子才能起作用。”

驿丞打开门，小温侯走了进去。

灯光之下，那姑娘已经换下傍晚时分弄脏的外衣，只着了一身半新不旧的家常月白衣裙，愈显得身姿纤秀。此刻，她额上汗水涔涔，正费力地抱紧了在木榻上翻滚挣扎的弟弟，不让他撞到墙上去或是滚到地下来，完全无暇关注进来的人。

弟弟带着哭腔叫道：“我已经忍了很久了，实在不能再忍下去了！姐，你就让我再服一剂吧！”

他无法挣脱姐姐纤秀而有力的手，忽然低头一口咬在姐姐的手臂上。那姑娘痛得眯起了眼，却仍是不肯放手。小温侯脑中突地一热，等到他回过神来时，人已经站在榻前，手已经击昏了那个他越看越不顺眼的小子。

而那姑娘则错愕地望着这个多管闲事打昏了弟弟的家伙，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脸上腾起愤怒的潮红，扬手便给了小温侯一耳光，怒斥道：“你怎么敢打瑶光！”

驿丞吓得全身发抖，即使是一个小小驿丞，他也听说过小温侯一怒而地动山摇的传言，急忙抢上前道：“姑娘，这是神武侯小侯爷，你还不快快赔礼道歉！”只希望小温侯大人不计小人过，好男不与弱女斗，放过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外地姑娘。

那姑娘怔住了，小温侯摇摇手道：“不知者不为罪，她也不过是手足情深、一时失手而已。”

小温侯感到脸上颇有热辣之气，看来那姑娘的手劲还挺大的，难怪能够制住她那个爱无理取闹的弟弟。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弟弟，才逼得她不能柔弱。

他忽然怔了一下。方才自己为什么没有避开这一掌？是因为那姑娘的出手太快，以至于连他没有来得及提防，还是下意识里自己根本就不曾想过要回避她的怒气？



只怔了一瞬，那姑娘已盈盈拜倒下去，“民女姬瑶花，见过小侯爷。”

小温侯不觉“哦”了一声。瑶台之花？她的父母给她起名时，的确有先见之明啊。转念之间，忽地望见木榻上的一样东西。原来方才姬瑶花的弟弟在挣扎之际，身上掉出来一个小小包裹，灯光下只能看见包裹中露出一一点青绿。小温侯本能地伸手取了过来，姬瑶花正好直起身，见状张口欲言，却又悄然止住。

小温侯打开包裹，层层软布，裹着的是一块青翠欲滴、状如手掌的玉石。灯光下，玉身之内隐隐有水珠闪耀。

小温侯怔了许久，才不确定地问道：“这是……青苗玉？”

传说中，青苗玉内有珍贵如琼浆的玉髓，世人皆言，服此玉髓能够起死回生，甚至长生不老。小温侯观尽天下各色宝玉，原以为青苗玉不过是传说中的玉石，其实并无其事，但眼前这块玉石，令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姬瑶花轻轻地点了点头，“这是我家祖传的。”

小温侯转过头向驿丞道：“你先出去，方才所见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丝毫。”

驿丞如释重负地退出，掩上了门。

小温侯这才向姬瑶花道：“这么珍贵的玉，你们怎么就这样随身带着？若是漏出风声，只怕会惹来杀身之祸。”

姬瑶花望着他，幽黑如深潭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小温侯不能理解的复杂神色，但转瞬即逝，继而轻声说道：“我也是不得已。瑶光的腿疾越来越重，我想取出玉髓来为他治病。就算起死回生只是传闻，我也要试一试。”

小温侯皱起了眉，“听你的口音是蜀中人氏，蜀中也有不少名医啊，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到这儿来？”

姬瑶花嘴角浮起的微笑温柔而伤感，“这块玉是瑶光的命根子。我好不容易说服他同意取出玉髓，条件是不得损坏这尊玉一丝半点。我想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

她抬起眼，幽幽地看定了小温侯。普天之下的玉匠不知有多少，但是恐怕没有一个玉匠的手能够比小温侯的手更坚定有力、眼光比他的更锐利准确。

小温侯尚未回答，姬瑶花已经拜倒下去，哽咽着道：“请小侯爷救瑶光一命！瑶花方才得罪之处，任凭小侯爷发落！”

小温侯平生从没有这样犹豫不决过。

姬瑶花抬起头来看着他。

小温侯终于说道：“我要好好想一想，有没有办法做到不伤玉而取出玉髓。”随即将那块青苗玉放回姬瑶光怀中。

姬瑶花站起身，诧异地看着他，“小侯爷不用将这块玉拿在手上琢磨？”

小温侯微微一笑，“姑娘虽然这样信任我，我倒有点不大信任自己。令弟宁

可冒生命之险也不愿意损坏这块玉，可见这块玉必定有它特别吸引人之处，相处越久，越不能割舍。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还不如留在姑娘手中，令我眼不见则心不乱。我会将我的侍卫调几名过来守在左右两厢，不过姑娘自己也要当心。”说完就退了出去。

姬瑶花望着他的背影，良久才轻轻叹息了一声，重新坐回榻边，拍醒姬瑶光。姬瑶光摸着后颈，“啞啞”呼痛，姬瑶花替他慢慢揉捏着，姬瑶光眯着眼伏在她膝上，嘟哝道：“那家伙下手可真重！”他还没吃过这样的亏呢，以后非要找回来不可。

姬瑶花轻轻一笑，“人家下手够有分寸的了，要不然你岂止是昏过去？”更何况小温侯立刻便挨了她一巴掌，想必那个人也从未吃过这样的亏吧。让她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小温侯将这件事情轻轻揭过不提，倒让她心中不太自在，念头转了几转，终究还是没有对姬瑶光说起这件多少有些诡异的事情。

默然一会儿，姬瑶光低声问道：“你怎么看？”

姬瑶花明白他问的是什麼，思索片刻才道：“外温内厉，坚刚不可夺其志。”

姬瑶光回想着自己匆匆数眼之间所见到的小温侯，对照此前的听闻，觉得姬瑶花的这个评价倒还贴切，只是……他略有些迟疑，“瑶花，我怎么觉得咱们好像找错了人？”小温侯击昏他的同时，他也感受到了那种扑面而来的烈火一般的气息，灼烧得肌肤生痛。只是，这样的灼热，仿佛重重山崖之中隐约泄漏的火红岩浆，即使蜿蜒流动，也仍旧沉着坚定，与他原来所想像的灵动恣肆的烈焰飞凤，大有出入。

姬瑶花悠然道：“如果不是他，那就多半是另一位了。以那位与小温侯青梅竹马的交情，迟早要被卷进来的，所以，就算我们这一次找错了人，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已经开始运转的命运之轮，怎会因为这个小小的失误而偏离它预定的方向？

当天夜里，小温侯很少见地辗转难眠，连他自己都无法分清，究竟是因为那块稀世罕见的青苗玉，还是因为那个温婉而又坚忍的女子——而且，他几乎是本能地感觉到姬瑶花身上那一层若有若无的薄雾。他所看到的姬瑶花，仿佛只是这薄雾轻轻揭开的一角，而那雾中隐藏的神秘，更让人生出无限好奇与向往。

侧院突然传来的细微声响，令他蓦然惊起，伸手抓过枕边的一对短戟，越窗而出，奔向侧院。但他还是迟了一步，只听见姬瑶花的怒喝声与刀剑交击声，随后姬瑶花痛呼了一声，一个黑影自姐弟俩住的西厢房的后窗中飞掠出来，跃上墙头。

小温侯来不及抢在前面拦截，大喝一声掷出了一支短戟，那黑影头也不回地扬手打出一枚飞石，击中短戟后碎为三块，一块跌落地上，另两块却去势不



减，迎面击向小温侯，迫得他横戟一格，两块小石斜刺里飞了出去。小温侯提气纵身，在空中掷出另一支短戟，击中前一支短戟，令去势已衰的这支短戟蓦地里加速激射向那黑影，破空之声呼啸刺耳。

那黑影被迫伏倒在地，让过呼啸而来的短戟，小温侯已趁这个机会追了上来。那黑影忽地一翻身，双手一扬，一把碎石如漫天花雨扑面而来。

小温侯凛然一惊，探手捞过已飞近身边的那支短戟，格挡乱石。乱石飞行的速度或快或慢，虽不如箭雨那般迅猛，但却让小温侯花了不少时间来击落它们。而在这一滞之间，那黑影已经没入夜色之中。

小温侯心有牵挂，不想再追下去，急忙折回驿站。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青苗玉已被抢走。他安排在左右两厢的侍卫，都中了迷香人事不省。姬瑶花向来谨慎，每晚入睡之际都要在枕边放一块能解各色迷香的龙醒石，是以未被迷倒，但仍未能阻止那人抢走青苗玉。

小温侯脸色铁青，将有泄密嫌疑的驿丞交给当地县衙严密看押，拷问究竟。驿丞直呼冤枉，一个见多识广的老捕头询问了事情经过之后，小心翼翼地提醒小温侯，抢走青苗玉的，很有可能是号称“石疯子”的石清泉，只有他才能有这么灵通的消息能够一路追踪青苗玉，有这个胆量从小温侯的护翼之下抢玉，也只有他习惯用石头做暗器，并控制得如此纯熟。

要追查行踪遍天下的石清泉的下落，已非一个小小县衙所能办到的事情。小温侯遂决定带姬瑶花姐弟回开封，将此案送交刑部办理。

二 冲冠一怒为红颜

神武侯府邻近金明池，不过是背街，颇有闹中取静之意。宋制重文轻武，沿以为习，军士地位卑下，因此皆黥面为记，以防私逃；但是宋制又有“将门出将”之传统，名将公侯人家，世代领兵，出入朝堂，俸禄丰厚，身份尊贵，又远非寻常军士可比。是以神武侯府门楼巍峨、庭院幽深，几乎独占了一整条街巷。小温侯交游广阔，常有各方人士前来拜访，盘桓数日甚或数月者都有，于是温老侯爷干脆将整个西园单独辟了出来，专门留给小温侯招待各路来客。姬家姐弟随小温侯入京，便是住在西园之中。

时值清明，西园的客人极少，由此姬家姐弟的入住，颇为温侯府中上下各色人等注目；更兼姬瑶花端庄秀丽，姬瑶光温文尔雅，气度举止，全然不同于

西园平时来往的那些客人，于是这一住下来，温侯府的上百双眼睛便齐刷刷地盯了过来。只是老侯爷巡边未回，夫人又住在大相国寺祈福，小温侯的两个弟弟也都被温老侯爷带去边塞长见识了，其他人碍于小温侯平日积威，虽然好奇心盛，到底不敢贸然跑到西园来打探。

小温侯自是猜得到，他将姬家姐弟带回温侯府会招来多少猜测，不过既然没人敢来探问，他也不想费心思去解释，更何况他心中那一丝丝飘忽不定的微妙感受，也是解释不清的。

令他多少有些惊异的是，姬瑶花姐弟面对温侯府的这般排场，反应似乎相当平淡，应对也极是自然，看来姬家姐弟的出身很是不凡。想来姬瑶花说那块无法估价的青苗玉是她家祖传之宝，也并非虚言。

晚上小温侯来看望姬瑶花姐弟时，姬瑶光已经服过药，懒洋洋地躺在榻上，双眼无神，呆望着头顶纱帐，不知在想些什么。姬瑶花跪坐在榻边，将一方白布覆在他腿上，专心捏拿他双腿的穴位，听见小温侯进来，抬头抱歉地笑一笑，手下却不停，轻声说道：“请小侯爷稍候片刻。”

姬瑶花这一番捏拿，足有小半个时辰。不过小温侯坐在一旁等候，看着她熟练轻柔而又坚定有力的动作，鬓边微微飘拂的一缕发丝，额头隐隐渗出的细密汗珠，倒并不觉得时光漫长。

窗外春寒料峭，夜色深沉，细雨如丝，反倒令房中更觉温暖安宁。守在门边的两名侍卫，即使暗自诧异小温侯这般悠闲无事的等待，也仍是一直站得笔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务必不让任何动静打扰这一片温馨安宁的景象。

姬瑶花似是感觉到小温侯的注视，不觉暗自皱了皱眉。虽然她自小便习惯了姐弟二人所到之处必然会引来的关注目光，但是小温侯那种隐含灼热、落在身上有如火石一般滚烫的目光，仍是让她心中颇不自在。她心中这一点不自在，虽如微风轻拂，但是姬瑶光与她是何等的心意相通，已然有所察觉，眉头不觉便微微皱了起来。

姬瑶花推拿完毕，转到屏风后洗手之际，姬瑶光坐了起来。小温侯将一个小锦盒放在桌上，推了过去，说道：“姬兄弟的腿，似乎是寒疾。这盒中暖玉，虽不能根治寒疾，不过佩在身边，多少可以温热血脉、缓解病发之际的疼痛。”

姬瑶光看都不看便推了回去，“多谢小侯爷好意。不过，弱水三千，我只愿取一瓢饮。”

他这话的意思小温侯也明白几分，若是没有了那最心爱的一个，要一个替代品挂在身边，又有何意义？虽然姬瑶光这脾气颇为古怪别扭，那张与姬瑶花几乎一模一样的面孔也让人左右看不顺眼，但小温侯还是打算耐着性子劝他收下。

正待开口，屏风后走出来的姬瑶花伸手按住了锦盒，嗔怪地看了姬瑶光一



眼，似乎在责备他太不礼貌，这样当面拒绝主人家的好意，随即又转过头来向小温侯说道：“舍弟自幼任性，倒让小侯爷见笑了。”一边说着，一边打开锦盒。

盒中是一双婴儿拳头大小的玉环，色泽深红，式样简洁，雕琢得极其光滑圆润。姬瑶花只看了一眼便神情微变，轻声说道：“这双血玉环太过贵重，我们愧不敢领，还请小侯爷收回为好。”

虽然小温侯向来有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之名，但这么贵重的玉环……姬瑶花心中不能不顾虑踌躇。

小温侯晒然一笑，“我留着无用，倒是令弟用得上。”

姬瑶花居然一眼便认出这是血玉，再一次让他小小地诧异了一下。他向来不问西园客人的身世来历，但现在他忽然对姬家姐弟的来历生出少有的好奇。

守在门边的两名侍卫听到这番对答，相视一笑，都明白同伴心中在想什么。看来这位姬姑娘在小侯爷心中的分量的确是大大不同啊，居然会将珍藏十年的血玉环都送了出来。只是这番猜测万万不敢当真说出来，谁知道小温侯心中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还是别去妄自揣度比较好。

到底这血玉环于姬瑶光的病情大有好处，姬瑶花犹豫片刻，终究还是低声道谢，接了过来。姬瑶光似乎还想说什么，却被她不无恳求的眼神挡了回去，悻悻地由着她将血玉环挂在自己腰间，小心地揣入衣内，以免太过惹眼。

小温侯又道：“方才我看姬姑娘的推拿手法，很是眼熟。”

姬瑶花知道他要问什么，缓缓说道：“这套手法是两年前请的一位名医所传授的。据那位名医说，这手法原是仁宗朝的太医院医正王惟一所创，于疏经活血最有奇效，只是推拿时认穴必得十分准确才行，否则便有适得其反之害。正因为此，流传不广。小侯爷到底见多识广，一见便认出来了。”

小温侯答道：“倒不是因为见多识广，不过是因为我少时也曾从太医院学得这套推拿手法，为中风卧床的先祖靖海公推拿过两年。”

当年靖海公中风卧床两年，病愈之后，居然再次披挂上阵，驰骋沙场，一时传为美谈。本以为是天佑忠烈之家，却原来内中还有小温侯的两年推拿之功。姬瑶花的眼中不由得闪亮起来，这样看来，自己若是坚持下去，姬瑶光的腿疾，是不是也会有痊愈的一天？

小温侯看着她眼中闪起的光亮，就如那夜空流星的突然闪现，让她整个人突然间褪去了温婉的表象，光耀灿烂，如天边最绚丽的彩霞，令他一时间无法收回自己的视线。

方才的姬瑶花，让他仿佛看到了年少时候的自己，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地做着常人眼中渺无希望的推拿按摩，等待着祖父康复的那一天。而此时的姬瑶花，因为突如其来的希望而闪耀的异样光彩，更是让他觉得，无论姬瑶花身上笼着如何神秘的面纱，自己仍能伸手就触摸到她内心最柔软的那个角落。